

蘇學士文集

928
1
2



蘇學士文集卷第七

晚出潤州東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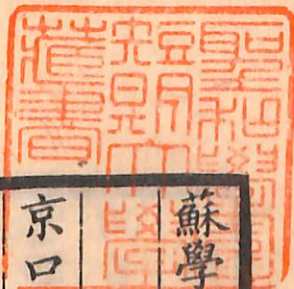
京口古雄處昔年嘗此過風流看石獸人事共江波河
轉路疑盡日斜山更多城樓鬱天半回首恣吟哦

無錫惠山寺

寺古名傳唐相詩三伏奔迸予何之雲山相照翠會合
殿閣對走涼參差清泉絕無一塵染長松自是拔俗姿
二邊羌胡日鬪格釋子宴坐殊不知

過蘇州

東出盤門括眼明蕭蕭疎雨更陰晴綠楊白鷺俱自得



近水遠山皆有情萬物盛衰天意在
一身羈苦俗人輕
無窮好景無緣住旅櫂區區暮亦行

吳江亭

氣象清雄天與鄰世間不合有埃塵
擬將累句酬佳景
只恐江山解笑人

秀州通越門外八九里臨水多佳木
茂樹以便
風不得停舟一賞愴然爲詩

密樹重蘿覆水光珍禽無數語琅琅
驚帆瞥過如飛鳥
回首風煙空斷腸

秀州城外九里有竹樹小橋予十八年前與友

人解晦叔飲別於此今過之景物依然而解生
已亡悲歎不足復成小詩

當年共醉此橋邊道舊狂歌至暮天
得句旋題新竹上
移舟還倚亂花前君埋塵土骨應化我逐風波心欲燃
落日長號感人事沙頭寂莫上漁船

天章道中

畫鷁低飛湖水平高低樓閣滿稽城
人遊鏡裏山相照
魚戲空中日共明盡是荷風香不斷
忽逢溪雨氣尤清
籃輦却上蘭亭步猿鳥雲蘿伴此行

望太湖

香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爲清露
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
風烟觸目相招引聊爲停橈一楚吟

大禹寺

鑑湖盡處衆峰前寺古蕭疎水石閒殿閣北垂連禹廟
松筠東去入稽山坐中巖鳥自上下吟久溪雲時往還
我厭區區走名宦未能來此一生閒

杭州吳亭

公自登臨闢草萊赫然危構壓崔嵬涼翻簾幌潮聲過
清入琴尊雨氣來疇昔江山何處好生平懷抱此中開

東南地本多幽勝此向東南特壯哉

宿錢塘安濟亭觀潮

支肘聽潮聲喧歷久未停隨風過漁浦江東地名伴月出滄
溟鱗穴浚時滿胥神果有靈連天卷雲霧徹曉下雷霆
拾楫游心倦憑闌醉魄醒誰窮造物意擬訪酈元經

使風

長風天外來十幅健帆開仰首飛雲合牽心翠竹回
觀水知性靜與睡爲媒始覺揚舲快疲駕亦可哀

松江長橋未明觀漁

曙光東向欲朧明漁艇縱橫映遠汀濤面白煙昏落月

嶺頭殘曉混疎星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
我實宦遊無况者擬來隨爾帶笭箆

新開湖晚霽

霽霞飛盡失西東水入天光浩氣中籍籍輕帆一遊鳥
似乘風力上虛空

九日汴中

旅擢出江湖漂然迹更孤風波數破膽時事一長吁聞
說西羌使猶稽北闕誅欲言無上策且復醉茱萸

淮中晚泊犢頭

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

滿川風雨看潮生

韓忠憲公挽詞二首

才發經綸地心開忠義源朝端遺盛業泉下閔英魂儲
禁追封美儀曹集謚尊他年還駟馬餘德在高門
中臺典故明二府弼諧成車挂身方佚舟移世共驚霜
風吹縞帳野月照丹旌寂莫都門路傷哉如昔行

詔獄中懷藍田高先生

自嗟疎野性不曉世塗艱仰首羨飛鳥冥心思故山剛
來投密網誰復爲顰顏寄語高安素今思日往還

湘公院冬夕有懷

去年急雪灑窓夜獨對殘燈觀陣圖今夕悲風撼軒竹
又來開卷擁寒爐禪房瀟灑皆依舊世路崎嶇有萬殊

原本
缺

離京後作

春風奈別何一櫂逐驚波去國丹心折流年白髮多脫
身離網苦笑入煙蘿窮達皆常事難忘對酒歌

荅和叔春日舟行

幽人漂泊興無窮弄水尋花處處同春入水光成嫩碧
日勺花色變鮮紅靜中物象知誰見閑極情懷覺道克
寄語悠悠莫疑我五湖今作狎鷗翁

荅子履

塌翼下層雲飄然江漢濱蒼蠅休聚謫白鳥已爲羣銀
鯽晨魚美松醪夜酌醺生平同得失此日又逢君

舟行有感

忽忽賞節物區區何所歸天陰鳥自語水落岸生衣客
况知誰念人生與願違東風百花發獨採北山薇

淮亭小飲

山氣復清淮亭臨亂石開旅愁無處避春色爲誰來酒
賴啼鶯送歌隨去雁哀相攜聊一醉休使壯心摧

淮中風浪

春風如怒虎掀浪沃斜暉天闊雲相亂汀遙鷺共飛冥
冥走陰氣凜凜挫陽威難息人間險臨流涕一揮

壽陽閒望有感

維舟亭下偶登臨下蔡風流古至今遠嶺抱懷隨曲折
亂雲行野乍陰晴幽人憔悴搔白首啼鳥哀鳴思故林
觸處塗窮何足慟直回天地入悲吟

阻風野步有感呈子履

輕舟留滯已春殘攜手栖栖田野間盡日東風吹百草
有時雙鷺下前灣古來少見如君困世上應無似我閑
抖擻塵襟莫回首詩書終不到溪山

過泗水

五年六經此仰首歎勞生山是往時色人皆今日情
機心去國少塵眼向淮明物理吾俱曉漂流安足驚

和丹陽公素學士晚望見懷

古郡登臨足勝遊使君才調更風流過雲送雨海山暗
斜日催蟬江樹秋屢辱嘉招嗟放棄又傳新咏慰淹留
霜天乘興當西謁共醉城尖四望樓

送子履

一舸風前五兩飛南遷今去別慈闈人生多難古如此
吾道能全世所稀幸有江山聊助思莫隨魚鳥便忘歸

君親恩大須營報學取三春寸草微

題花山寺壁

寺裏山因花得名
繇英不見草縱橫
栽培翦伐須勤力
花易凋零草易生

春睡

別院簾昏掩竹扉
朝醒未解接春暉
身如蟬蛻一榻上
夢似楊花千里飛
嗒爾暫能離世網
陶然直欲見天機
此中有德堪爲頌
絕勝人間較是非

覽照

鐵面蒼顏自有稜
世間兒女見須驚
心曾許國終平虜

命未逢時合退耕
不稱好文親翰墨
自嗟多病足風情
一生肝膽如星斗
嗟爾頑銅豈見明

病起

吳天搖落奈愁何
病起風前白髮多
爭得松江變醇酒
拍浮終日恣酣歌

秋懷

年華冉冉催人老
風物蕭蕭又變秋
家在鳳皇城闕下
江山何事苦相留

秋曉聞鶴唳一聲

落月銜栖露乍零
竹間孤唳入青冥
未知蟋蟀緣何事

蘇學士文集卷第八

和彥猷晚宴明月樓二首

溪聲來從一氣外樓閣插在蒼霞中豔歌橫飛送落日
哀箏自響吹霜風低昂黛色四山黯凌亂纈紋疎樹紅
憑闌揮手問世俗何人得到蟾蜍宮
落晚天邊燕席開溪山相照絕纖埃綠楊有意簷前舞
涼月多情海上來香穗縈斜凝画棟酒鱗環合起金壘
自疑身是乘查客泛徹銀河却欲回

依韻和王景章見寄

歲律崢嶸臘候深一天風雪卷愁陰故人默默懷交意

逐客栖栖上國心千里相望空盼盼當年下吏阻追尋
咄嗟謫口聞高誼披豁羈懷見雅吟學道元將禦窮困
浮生何必計升沈世間機盡知難避往者圖書可自任
猶得雲山開醉眼可無俗物撓沖襟鵬來閒暇何須怪
鬼見邪歛豈易禁楚客留情著香草啓期傳意入鳴琴
夫君自上丹霄去莫忘雲泉寄好音

荅仲儀見寄

前歲京都吏議諠勁弓摧翮兩連翮男兒窮困終歸道
世路傾危自有天雲壑已通塵外意茅齋仍得自高眠
寄聲吾舅無相念今作江湖九館仙

雨中聞鶯

嬌駭人家小女兒半啼半語隔花枝黃昏雨密東風急
向此漂零欲泥誰

滄浪亭

一逕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脩竹慰愁顏迹
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閑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

秋雨

陰風攪林壑驟雨到江湖白日不覺沒緜雲何處無樓
吟涼筆硯溪夢亂菰蒲聞說京華盛污泥入敝廬

中秋三夕對月

三夕月俱好清光惟望多風應落桂子露恐減金波念
昔歡娛極如今羈旅何窮損不相棄夜夜伴吟哦

懷月來求聽琴詩因作六韻

正聲今遁矣古道此焉存商緩知臣僭風薰見帝尊雄
豪尚餘勇淡泊忽忘言鯨極殊無間來長若有源已能
通變化直可探胚渾此理師應得西風獨掩門

送黃通

浪遊天下訪知音健節亭亭恥陸沈當日拜官隨鶴版
此時孤宦入虬林羈愁雖得著書樂風物能傷遷客心
顧我冥頑入瓦石爲君分袂亦悲吟

秋宿虎丘寺數夕執中以詩見貺因次元韻

生事飄然付一舟吳山蕭寺且淹留白雲已有終身約
醪酒聊驅萬古愁峽東蒼淵深貯月巖排紅樹巧裝秋
徘徊欲出向城市引領烟蘿還自羞

滕子京哀辭

雲霓收壯氣星象卷英魂賢去人何賴才亡世不尊論
兵虛玉帳問俗失朱轡自爲知音絕低回慟寢門
忠義平生事聲名夸敵聞言皆出諸老勇復冠全軍冥
莫知誰主賢愚豈更分江頭送丹旄哭向九華雲

寒食招和叔遊園

異鄉風俗傷嘉節久客情懷喜友人共挈一尊諸處賞
誰家得似故園春

春日懷舊遊

羈旅怯春風風光上國同情如花有約愁與酒相攻雨
外傷飄燕樓頭羨去鴻西郊遊冶地誰復醉芳叢

春日感懷

微物亦生輝輕風弄客衣花開情脈脈蝶煖喜霏霏望
國勲名晚傷時歲月飛淹留伴鴝鳥何日片帆歸

夢歸

兩隔疎鐘曉不知春風吹夢過江西雨聲破夢北窓響

臥憶江西路亦迷

獨步遊滄浪亭

花枝低敲草色齊不可騎入步是空時時攜酒祇獨往
醉倒唯有春風知

初晴遊滄浪亭

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暖弄陰晴簾虛日薄花竹靜
時有乳鳩相對鳴

滄浪觀魚

瑟瑟清波見戲鱗浮沈追逐巧相親我嗟不及羣魚樂
虛作人間半世人

遊招隱道中

揚鞭望招隱塵思漠然收雲接青林合泉兼碧草流疎
鐘傳別壑晚日動前樓嘉遁平生志吁嗟得暫遊

揚州城南延賓亭

亂蟬咽咽柳霏霏獨上危亭俯落暉江外山從林下見
城中人向渡頭歸風烟遠近思高遁豺虎縱橫難息機
出處兩乖空自撓傷哉吾道欲何依

吳江岸

曉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消鑠盡回首尚心驚

晚泊龜山

南灣晚泊一徘徊小徑山間佛寺開石勢向人森劔戟
灘光和月濕瓊瑰每傷道路銷時序但屈心情入酒盃
夜籟不喧羣動息長吟聊以寄餘哀

滄浪靜吟

獨遶虛亭步石缸靜中情味世無雙山蟬帶響穿疎戶
野蔓盤青入破窓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沈江
我今飽食高眠外惟恨醇醪不滿缸

丹陽子高得逸少瘞鶴銘于焦山之下及梁唐
諸賢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寶墨名之集賢伯鎮
爲之作記遠來求詩因作長句以寄

山陰不是換鵝經京口今存瘞鶴銘瀟灑集仙來作記
風流太守爲開亭兩篇玉榮塵初滌四體銀鉤蘚尚青
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沈冥

遊雪上何上

今古何山是勝遊亂峰縈轉繞滄洲雲含老樹明還滅
石礙飛泉咽復流遍嶺烟霞迷俗客一溪風雨送歸舟
自嗟塵土先衰老底事孤僧亦白頭

雪上

玉人攜手弄秋英尋徧池臺見月生小杜有靈應羨我
今爲閑客此閑行

杜詩云願爲閑客此閑行

冬夕偶書

謾走聲名三十年亦曾文采動君前玉顏皓齒他人樂
獨守殘燈理斷編

寒夜十六韻荅子履見寄

風雨夜寒新空齋感慨頻詩書窮不放燈火靜相親眺
聽時懷土低摧動畏人

魏文詩云客子常畏人

漫書成咄咄遠吠厭

信信念昔離憂患唯君共苦辛漂流數千里會合十餘
旬各閔傷弓翼聊同噍沫鱗誰知公治罪衆笑伯龍貧
隔絕今一水睽離將再春嘉篇數爲貺尺牘亦相珍倚
伏時難定屯亨理亦循劔埋猶有氣蠖屈尚能伸邦國

方登俊江湖且放神不憂知在命任重莫如身白首襟
期遠青雲志業均陶然任元化慎勿損天真

獨遊曹氏園館因寄伯玉

去年把酒共徘徊今日尋幽獨此來竹密似嫌閑客入
梅含應待主人開贊謀盛府方投刃捍惠長隄正展才
早晚得歸如舊約伴君池上倒尊壘

小酌

寒雀喧喧滿竹枝驚風浙瀝玉花飛霜柑糖蟹新醅美
醉覺人生萬事非

送人還吳江道中作

江雲春重雨垂垂索莫情懷送客歸不憤東風促行棹
羨他雙燕逆風飛

題廣喜法師堂

我爲名驅苦俗塵師知法喜自怡神未知歡戚兩忘者
始是人間出世人

詩僧則暉求詩

全吳氣象豪詩思合翹翹風雅久零落江山應寂寥會
將趨古淡先可去浮踞好約長吟處霜天看怒潮

關都官孤山四照閣

勢壓蒼崖險可驚攀雲半日到軒楹旁觀竹樹回環翠

下視湖山表裏清漸覺愁隨烟靄散只疑身有羽翰生
他年君挂朱轡後蠟屐印枝伴此行

清軒

誰鑿幽軒刮眼明湖中嘉處更禪高龍聽夜講寒生席
鷗伴晨齋暖戲庭水月澄明應作觀雲山濃淡自開屏
我公亦爲留奇句此地人間合有靈

某爲世所棄困居於蘇平生交遊過門不顧長
安侍讀葉丈不以秦吳之遠高下之隔閔此窮
悴特貺以詩然韻險句奇不可攀續仰酬高誼
強扶蕪音

公鎮西都擁劇權遠嗟窮苦寄新篇氣雄迴出關河外
句險空驚魚鳥前玉帳夜嚴兵似水茅齋春靜草如烟
才愚榮悴皆殊絕自笑相酬更斐然

暑中閑詠

嘉果浮沈酒半醺床頭書冊亂紛紛北軒涼吹開疎竹
臥看青天行白雲

寄題趙叔平嘉樹亭

嘉樹名亭古意同拂簷圍砌共青蔥午陰閑淡茶烟外
曉韻蕭疎睡雨中開戶常時對君子遶軒終日是清風
盤根得地年年盛豈學春林一晌紅

蘇學士集卷八
西軒垂釣偶作

曾以文章上石渠忽因讒口出儲胥致君事業堆胷臆
却伴溪童學釣魚

夜聞笨酒有聲因而成咏

糟牀新壓響泠泠
敲枕初聞睡自輕
幾段愁悰俱滴破
一番歡意已篤成
空階夜雨徒傳句
三峽流泉無此聲
只待松軒看飛雪
呼賓同飲甕頭清

秋夕懷南中故人

向夕依闌念昔遊
蕭條節物更他州
池平不動天深碧
月色無情人獨愁
千里江山幽信絕
一場風露敗荷秋
征鴻急急知何事
斷續哀鳴過不休

蘇學士文集卷第八

蘇學士文集卷第九

上三司副使段公書

某謂士之潔矩厲行施才業以拯世務者非祇蹈道以爲樂上者覬聲名次者倖祿賞至於餓寒其體膚枯槁巖穴之內犯刃兵塗裂肝腦彊於行陳者亦皆然惟知道所爲不妄矣其有挺然立事謝絕世嬰遠舉而不顧者幾希其人哉有誠高矣亦烏足著爲風教哉故朝廷張爵位君子以名稱重輕而沮勸之道行無狀行無狀一旦射合時利而位可得也名則遁矣蓋名之發惟精識者尸之私不隱不以榮辱遷爲得符天下之正義

雖小人好惡濟其間不能奪也某何爲者輒有此論竊自念幼喜讀書弄筆研稍長則以無聞爲恥嘗謂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言也者必歸於道義道與義澤於物而後已至是則斯爲不朽矣故每屬文不敢雕琢以害正然而法章民事一未知其牙蘖偶奏賦上前得及第命宰以蒙才兩月以家難離官下邑民遮道助嗷泣又歎息有若惜其去者念政無所及心頗媿之及幽居長安百口飢餓遂假貸苑東之田數頃躬耕其間故播斂之早晚媵畔之出入質契之昏明豪弱之交侵訟訴之構官司之辨皆親嘗之而又律令詔敕奇請重複傅比

之文無不偏見雖條目繇滋皆可類舉靜念忘之政必有悖於法不安於民者居常惻然及終喪還都下伯父至自東筦首言道遇閣下盛譚蒙邑之治某荒忽自失伏念閣下正峭明察重其許可一言之賞不可妄得是必有所過聽也嘗能竄一巨豪杖殺一點吏此外特庸庸所爲耳閣下不以善小棄之特爲置齒牙間時尚或以謂操使權者故當察其屬之否臧而進退之私心未甚德也去年夏初又得京兆司錄孫甫所言如伯父時始至此邑鄙懷聳然自謂今職在甸內去京師不數舍朝有施爲而夕聞焉上府多士如段公之樂道人善者

故有焉况法章民政稍貫於昔益勵精力以事事迄今
踰年吏民雖信而當塗之稱道蔑聞焉而又符檄督責
終日憔悴而救過不暇惘然自疑何智於前而愚於此
會太公弟至云閣下前過邑所論如甫書始聞之如曠
者之決得聽鐘鼓之奏喜過感極輒欲泣涕以知大君
子勤勤獎借終始之不懈也李習之云知而不能譽則
如勿知譽而不能久則如勿譽閣下既知而又譽之譽
而又久之夫何幸哉且世有獲薦寵推延之賜者必皆
順顏承辭親被指役隆寒苦暑趨走左右未有上下相
絕未嘗一拜稜威乃冒垂慈詢察因片善而稱道久而

不渝者此為難也使某之名一落人耳不至沈滅於時
者閣下之賜也爾後知舉世見毀不足動懷也嘗欲特
詣前以寫此懇為邑事所繫不得勇往故憑文字以謝
檠積之抱萬不一宣傾望恩德顛沛于是氣律兼潤炎
暑差早伏望上為社廟善保興居

上范希文書

某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一顧之重不計己之能否事
之重輕捐命無向而不入或促其禍敗累於所知者多
矣然史氏稗說皆輟之以稱述其事而警厲偷淺某竊
謂其勇敢敦氣節則有餘至於成就大計趣道與權則

不足矣故某自少小迨於作官所爲不敢妄必審處己之才能而傳會於道人雖不知自信甚篤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閣下才謀絕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西事故閣下開置幕府收策志慮英犖之士以自廣益以兵者重器資羣材以共舉一失其任則折衄報之而閣下誤有聽采將引猥瑣置于左右委言垂意發於顏色某非不知依閣下之重可以取光價而自振起設臨幾事不能有所建弼恥也有所建弼而不合於義不行焉亦恥也況於輕撓哉反是則不惟虧損閣下之望某終身可廢無所容焉是以上犯盛意懇激避辭者蓋在此也

然某雖至冥愚內荷閣下之顧夙夕感慨思有所報昨聞閣下以張存不才自求守延州物論喧然以閣下領經略之權自可往來陝右進退在己延州逼近賊鋒而能舍安逸以就危隘雖古人不逮也又或云閣下居長安統二於人不能明白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塗未必中閣下之度以某觀之既白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但裁授之制有所未安何者以閣下爲經略則自陝西以至於邊徼斥候皆可處置在延則局子于一州於他郡不接矣他郡不接或不能仰置關中事蓋關中之俗大抵彊悍豪忍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今方盡

取鄉民籍之爲兵得操弓兵以自肄習往來道路與寇賊不辨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此利器幸而歲常豐父兄家老聚居可約束不幸少歉父兄不能保有其子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快則其將奈何邪况朝廷前有意令其自衛不率以戰今條約煩細迫又驅之以向敵人頗失望有天下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恃焉昨者延安鎮戎殺害民畜不可勝紀死氣結戾不判必能變亂陰陽之和今雖少稔恐來年宿麥不登民必狼顧矣弱者流轉彊者化而爲貪賊則心腹自有疾矣閣下居延州雖能制吳賊之命係虜其種族逐之絕漠而遁亦

何救關中之事耶故某謂西羌不足憂於關中也近日竊聞鄰郡數勝頗得馬畜屠其柵壘火其聚積朝廷即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有其所得軍聲稍振士百其勇以某觀之古之善禦戎者豈特是哉蓋務訓撫吾民使安其業不以非義動扼其衝塞絕其牙市閉之沙漠之外使其隙且困則破散之晨鈔夕盜與競寸尺之地非大國之體也某反慮將佐不知此事銳而少思犄毫髮之勝中其詭譎而所喪必大蓋兵家之法必以餌驕人而後取之况羌常以仗奇包衆勝中國當此之際閣下能部勒諸將分乘險阻不使習小利以爲功持

重其體而死其姦謀不憚曠日而使之內潰此孫武所謂善之善者也况夫體幽靜則謀精而威氣張銳則令煩而隨閣下立謀而首令者也以身繫安危可不慎哉若能去延州之狹以自任撫關中之人以示信而又沈遠變動則何敵之敢先哉縣料古人所難况某淺識而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膈臆於內萬覲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閱幸甚窮邊寒苦乞加護練不任懇激之至

應制科上省使葉道卿書

三月日某謹齋祓百拜獻書于省使龍圖閣下某觀前

古之士歛然奮起於賤庸之地建名樹勳風采表於當世者未始不由上官鉅公推引而能至也故儒其名者必奔走貴勢之門以希光寵而取重焉然有位之德望重輕亦因收士多少而後定設國有緩急則審處變故推擇門下士以屬任焉或資其策慮以自廣小則補吏大則同升于朝以故士皆雕琢節行緣以文采藹藹而進至使敵國異方聞風畏之厭殺未形之患此其所以為得也然奔騫誇鬻扇動流俗苟竊虛名以自耀高位者或私其所與朋比自植肆然攬爵賞之柄此又所以為失也本朝監其失進退天下士一決於上考文藝則

騰書黜名衡文之學靡以行實相雄長公卿亦闔無所顧接蓋蔽賢之罰不及焉上下隔塞不交忘經遠之業此又今之所以爲失也故近年賊羌暴逆節廟堂圖帥西攻思所以折衝制勝者惘然乏其人以至詔書數下猝猝求索而才者未甚出凡近之器往往入充其選蓋朝廷取士之路本狹在上者不以汲善爲意下士又以造謁爲之恥故驟閱而無得焉是古今得失相糾惟賢者爲能折其衷某爲性本迂拙不喜事人事名雖在仕版而未嘗數當塗之門竊服於道二十年矣前世之務當今之宜粗志其一二然雖與周旋者亦弗敢吐以自

表見閣下以高文閎才都盛位而某以吏屬時得趨踰左右未始敢開詞動氣及於局事之外非唯輕肆是懼亦且束於世教也今幸天子下一尺書羣延四方特起之士某輒欲以空乏鄙陋之資冒然自進竊念科試甚重朝廷虛佇以須異人無似妄作虞爲識者所不與今幸人未暴聞故敢以私習論五十篇上免聽覽非敢希企獎引之賜但覲一言以斷進退之惑精識所嚮洞照不隔于瀆威重俯伏待教不任惶恐激切之至

上京兆公書

某才到闕下數日聞河東地震壞廬舍殺人馬畜不可

勝計始聞驚駭不自定徐念臺諫官必有極言時病以救天變者既而踰旬無聞焉又以謂河東守土臣必有上陳消殺之策使朝廷省悟而有所廢置者及是經月又無聞焉某雖迷暗於事不通古今竊謂天地災異莫大於此災異之作未嘗妄也今中外循嘿不以為怪使陛下忽天戒而不荅民畜橫罹其凶食肉者豈不畏懼而能忍也時雖欺之天孰得而欺之哉嗚呼其奈何邪又人才能業為上所知自員外郎不六七年擢任至此天下所共聞雖所歷必盡精力夙夜孜孜不懈然未有赫赫報國之迹為天下所共聞而稱道者今所屬有此

災異故當憂思本朝建言時病以箴之不可懷忠不獲默默緘口如常常者所為蓋今為上所知天下所想望號端直者惟丈人與孔諫議范吏部耳孔范皆以言得罪惟丈人昔在廷中議論必行擢拜又過二公度此不言則他事無足言者竊恐負陛下任擢之意而墮天下之望也君子之為不畏時王之罰而畏眾人之議或眾議喧譁不可蓋塞則雖終日九遷亦足羞也苟有獻納慎無後於他人實區區之望也至於鈐束小吏期會簿書非大賢事業幸委之幕府進讜言以求殺災異宜在今日也况忠雖在畎畝不忘其君無以疎外為詞謹馳

此附聞幸留意某再拜

上孫冲諫議書

某嘗謂世之急者教也教之久則困弊而不流柄天下者必相宐以救之救失其宐則衰削潰敗而莫得收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詞生焉詞之削詭辯生焉辯之生也害詞詞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夫道也者性也三皇之治也德也者復性者也二帝之迹也文者表而已矣三代之采物也辭者所以熏役秦漢之訓詔也辯者華言麗口賊蠹正真而眩人視聽若衛之音魯之縞所謂晉唐俗儒之賦頌也噫三

代之際救得其宐故治多焉三代之後不知所以救故亂生焉然上世非無文詞道德勝而後振故也後代非無道德詭辯放淫而覆塞之也故使龐雜不純而流風易遁誠可歎息夫文與詞失之久矣烏可議於近世邪况敢言道德者乎然而典策之奧治詞之法不越此有言而又筆之者斯亦可尚某志此有素未嘗暴發於流俗前以召笑侮苟非遇大賢君子智識度越則縮跡避訕碌碌走趨之不暇也竊惟閣下宇量拂世業問追古放言遣懷剖昏出明銳然欲掌引大物以曉聾衆而起前弊某故敢繕寫雜文共八十有五篇求爲佐佑又用

此本原原論以先之蓋叢殘屑淺之說不足詭聽覽也
自公餘閒乞賜一閱實區區之願某再拜

上孔待制書

某月日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待制閣下某竊以自夫子
沒迄今數千百年其教混淪閔誕充格上下斯須不可
亡天地得之日星光明不鬪食山澤棣達而不童涸幽
則治鬼神顯則嚴君親使萬物各安其分而無窘暴之
心者誠至矣哉造物者宐世生哲人以熾厥後長國者
宐不絕侯封以尊其本昔漢世韋賢家傳一經猶繼爲
公相定國斷獄平允猶高大其門况聖人之後者邪故

閣下幼而淑質長而令聞其學奧大而不雜其言謹峻
而切事是天以明粹精剛之氣鍾於閣下將令紹述正
教而衍大之天下士人實有望也觀乎自結人主冠映
當世闊步臺閣端持紀綱弗顯諫以僥譽弗枉節以求
黨姦凶之朋脰縮面汗鯁鯁然不敢抗法度閣下有力
焉其典吏部也盡刮宿弊專以白黑善惡爲己任坐東
吏手日隳濫階伸賢而屈不肖雖三公爲之不出於是
奈何醜正多徒害能以謗既而去職識者躓之其使勾
也專對以禮嚴乎若神不妄言而諂笑不繁辟而雅
拜尊本朝而抑外夸得古良使之風焉噫閣下之事業

既已顯白而朝廷之用未克天下之譽未洽留滯方屏
浸移歲律某竊惑焉得非納士未廣介潔無助者乎夫
有助者庸人可以獲聲稱無助者君子必也受訾辱古
人詡詡而汲善渠渠而下士是致德義日益引望實日
益隆憂患無自入焉如支體之護首目枝葉之蔽本根
而藩垣之嚴室廬也晏子春秋曰夫子居處惰倦廉隅
不正季路原憲侍血氣為疚志意未達仲弓卜商侍德
未盛行未厚顏回騫雍侍又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吾
有四友焉得回也門人加親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得
師也前光後輝得由也惡言不及門嗚呼是人之助也

誠益哉聖人且如是况不逮者乎閣下方以盛年壯猷
將康濟天下而良助猶鮮誠可憮然設或纖人構讒天
子投杼及是也能為閣下奮不顧身明目張膽論列瀦
洗破羣毀而明忠節者果何人哉閣下其念之苟能上
循先聖之法下恤愚夫之言清而容物介不拒善則士
不遠千里而求為助焉助且至登大躋巖廊可拱而
俟也某無似者想望風采為日久矣敢輒獻言以為謁
見之具雖欲自述節行以干聽覽竊聞古諺有之甯自
鬻雖哀不售士自眩雖辯不納顧惟大君子察其材之
淑慝而進退之可也鄙心無所私幸焉某再拜

上集賢文相書

昨因宴會遂被廢逐即日榜舟東走潛伏於江湖之上
困置羈索日與魚鳥同羣躬耕著書不接世故當日之
事絕不歷於齒牙之間或親舊見過往往閔惻而言以
謂某以非辜遭廢天下之所共知何窮居默處無一
言以自辨浩然若無意於世者豈鈍怯不曉者乎某絕
不酬應且止其說然內實有所待耳夫爲吏坐賄國典
之所永棄人情之所不堪某心膂血氣人也家世受朝
廷重恩廬墓在京師平生厲名節勤文墨未嘗一施胥
中之才豈云銜冤恨困處無人之墟以終此身乎蓋被

罪一二年間謗議洶洶尚未寧息相中傷者皆當路得
志某雖欲力自辨雪徒重取困辱耳故若死灰豪木昏
昏自放而內實有所待也去歲聞天子驛召閣下入政
事府某久熟閣下之德望中懷油然而始有蘖萌之望俄
又聞甘陵卒叛結塢自守環師十萬踰月未誅議者謂
暴兵日久紀律弗嚴必有他變相因而起閣下慷慨請
行馳至城下威令一發士樂奮命即時破壁擒其凶魁
使天下懦將驕卒聞之皆震栗竦動以自警飭聲壓夸
消殺異志嗚呼非偉烈明果烏能及此哉天子即時
臨軒發策以大丞相印綬付使而往拜焉閣下抗章避

讓言論堅正憤疾近世務相奔爭無廉讓之節因事見
意以教有位風采凜凜震動萬方是閣下武足戡難文
足表世雖處將相之地乃天子用之之明閣下當之爲
宜也况讓特一節未若因朝廷之寄舒事業以濟生民
之艱也此古人之大君子之所留意也既而果然某雖
在巖藪之間聞之不覺廢書而起彈冠攝衣西向引領
思一侍几闈傾寫冤憤跡賤道遠未可得也敢輒以尺
紙少布下懼蓋有所待積年累月得遭其時不忍自棄
又幸當日構陷者或死或出故敢縷縷而言以通左右
某下吏之初喧傳四出好事多口者增飾其語聞者不

得不惑時閣下在遠鎮必不甚悉也始者御史府與杜
少師范南陽有語言之隙其勢相軋內不自平遂煽造
詭說上惑天聽全臺牆進取必於君逆施罔羅預立機
械既起大獄不關執政使狡吏鞠窮拷掠以求濫事亦
既無狀遂用深文此會以常年釀率吏人燕集非類某
思之以爲非便遂與同監院劉巽出俸錢十緡又於尋
常公用賣故紙錢四五十索相兼使用此錢本由斥賣
棄物兩曾奏聞本院自來支使不係諸處帳籍如外郡
貨賣雜物以克公用之類也既以與祀神之餘與館閣
同舍本局群吏飲食共費之推按甚明具獄備在無一

物入己而以監主自盜減死一等定刑法司前後斷獄體例及自有正條並不引用閣下察之蓋有由也某之偏言似不足信幸詢於衆論及曉法而公者噫國家制馭姦欺示信天下者今惟法律而已蓋法律著之於篇衆所共曉苟一傾撓人皆具知故大上欽慎不敢自專豈容有司自爲輕重苟快己志以隳舊典污辱善士戕害不辜況本朝自祥符以來一用寬典吏有姦賊狼籍未嘗致於深刑今上仁明愛物度越前古官吏一入人罪者往往十餘年未嘗升擢或沈於銓調不與改官此見聖心慎刑惡殺之至而某被此冤濫又有端由但未

爲鉅公開陳而建白之天聰一聞玉色必悅閣下以英偉之量押領魁柄必以康濟民物湔滌冤滯爲己任故某不避冒瀆以鋪此言況某者潛心策書積有歲月前古治亂之根本當今文武之方略粗通一二亦能施設廢棄踈賤不信於時明公召而與言資相其質衡鑑之下安可妄欺斂之棄之俯伏竢命謹具手啓云云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

荅韓持國書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
增號絕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
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
今言如是疑非出于持國也然筆迹趨向皆持國又不
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為持國班班
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
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有舍安逸而就
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于持國之口邪昨

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
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
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讎一
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
爲快來者往往蹟言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在卹者幾
希矣故閉戶或密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惴惴然惟
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
羈泊于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
况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
入之薄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

也衣食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
人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還
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國則可
今持國尚有此說况親也義也識也不迨持國者多矣
使之加釀惡言宣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
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
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敝僕日棲棲取辱于都
城使人指背譏笑哀憫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
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充足居室稍寬又
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

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
列圖史琴尊以自愉踰月不跡公門有興則泛小舟出
盤閭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尊鱸
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
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
秋而夸吳又曰吾欲居九夸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
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
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爲愁苦
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
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官南北安可

與親戚常相守邪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宦何以
盡友悌之道也况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
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邪常觀棠棣之
詩云凡今之人不如兄弟謂兄弟以恩當有急難之時
必相拯救後章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
友生謂友朋尚義及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予于
持國外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于安寧之
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
持國也前得 子注意亦然未暇縷述今并此以達子
予非躁而忉咄者察之

荅馬永書

放廢幽居士友罕顧足下昧于平昔猥以長書見投充然其未盡士君子相見之禮竊觀書意論辨甚嘉然似孰予之迹而未燭其裏者也謂予不以得喪累其所守不爲怨憤不憚之詞此固細節悔過避害者能爲之又云巧辨飾說言悲貌蹙或舍其所脩而小人是從此則夸狄之民之所爲烏足道之哉夫士之學經術知道義非所以貿易爵祿之來無有以應之耳道勝而位喪于道何傷而不樂邪世有知道而居位者尚或爲衆牽躡不得盡施其所學憂道之削處心甚危內負于己外媿

于人畏時刑而懼鬼誅何所樂哉然賢者必欲推己之樂以樂衆故雖焦苦其身而不舍爵位者非己所樂也苟去其位則道日益舒宐其安而無悶也是施于衆則勞而足于己則易亦物理之常勢周公大聖智也尚皇皇不暇食使其退居環堵之中鼓琴咏歌以味先聖之道何憂憤之可入也乃知古者至治之世有其道而不見用獨居畎畝樂以終身蓋亦多矣故韓退之謂顏子惡衣食于陋巷而依于孔子雖樂不足稱也又觀其感二鳥賦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予年四十矣志於道亦有

年豈一旦受譴而并棄之舍其所樂自爲沮憤亦何益
于事哉足下但見今之庸人得則軒然而愉失則枯槁
而吟謂予當然而不者可取也殊不以聖賢之道策予
所未至徒以衆人而望于予尚慮足下始以是合終將
有所發焉故敢不默默

答范資政書

道遠且阻不得上記以候起居家兄封到閏月所賜手
教一通訓愛切至情義並隆懷感益深不可言喻某昨
得罪後都下沸騰未已其謗皆出人情之外而往往信
而傳之自念非遠引深潛則不能快讎者之意又以世

居京師墳墓親戚所在四方茫然無所歸始者意亦重
去不得已遂沿南河且老吳中既至則有江山之勝稻
蟹之美兗州有租田數頃郡中假回車院以居之親友
分俸伏臘似可給豈敢更求贏餘以足所欲日甚閒曠
得以縱觀書策及往時著述有未備者皆得綴緝之治
易頗有所得時苦奧處無人商論乃知君子理身格物
之道自有本也險難以萌而不之見宜其悔焉况某性
疎且拙疎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小人拙則臨事不敏
無所施爲因此遂得退藏蓋亦自幸苟致之劇地責其
功績徒自勞困而無補于時也衣食之分祗此而已今

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聖人之道又無人譏察而責望之何樂如是攝生事素亦留意今起居飲食皆自適內無營而外無勞斯莊生所謂遁生之刑者也歲餘來能飲冷而少病此其效歟某既廢于世本當于江湖之上與魚鳥麋鹿同樂不欲使聲問蹤跡一至于人間因閣下之教丁寧委折不得不具道所懷幸問察焉

又荅范資政書

去冬捧策問條目甚備深明憂患之故實之坐右一食三誦巖然如臨師之前雖未能盡其要處而粗忘隕穫之苦專人至久承親筆伏審坐鎮之暇體力平裕且謂

某窮道著書日與聖人語堂奧晏然自居得易良象時行時止而其道光明也此閣下教之愛之之過實也夫適其時而動靜使其道之光明此大君子之行藏屈伸非罪戾人之所可爲也本以不知時之可止而遂于行蹈此機穽今既止而雖欲行莫可得也閣下前視卿輔之地不欲處謙讓引去偃息籓鎮以閒放自喜此正得時止之道也處此至靜益空思念康世尊本之術充于胷中因時而發大庇天下則其道卷舒而光矣放廢者安有此理但守六五一爻之義而已庶乎語言有序悔吝稍亡不貽知己者之所憂念耳閣下察之

荅李銳書

去年五月中足下相過遺書始愛文藻之美未甚悉其義退而尋繹乃謂予以道自公失而不憂有至高至難之節其言褻矣過甚不敢領覽但一詣門奉謝又不相見迄今將逾年矣嘗謂足下以予不相酬對見怒而絕前日復蒙相訪又貺之書乃以聲名不見稱道于士大夫間爲媿予欲以道相訓而又譽之文義稠重敢又不報其所說焉夫道無古今但時有用舍有志之士不計時之用舍必趨至極之地以學探求聖賢之意而亦其所行本原既明則將養其誠心而泯去異端也當其未

知于人用于世則脩之益勤守之益堅內自貴珍而有待也蓋先能寘身名爵祿于慮外然後乃能及此故君子雖被賊害顛沛其身不更所守豈慮外之物足顧哉今足下所爲之文皆希慕賢哲之業背衆人之所向取今世之所舍而反求聲名于其間不亦異乎是亦非予之所知也苟志于彼必失于此故莫得而兩全也心旣淆亂將求合之不暇豈道之能專乎孟子謂脩天爵而人爵從此非必至之論乃誘衆人之說急于教耳志士烏能以聲利動之哉予所以廢棄于時而晏然無悶者此所得也以足下問之之勤安敢藏所得而不告也足

下試思之

荅杜公書

伏捧十一月十七日病告中所遣書教筆墨精勁慰諭曲折深開憂灼煩苦之抱所示夢有求解之勸此乃區區之心積誠有所止通也抑又有說焉丈人才略閎遠而躋位至此復值朝廷多事之時必將開發素蘊以尊主康民使天下想望風采謳歌德業而後世法則其所爲以拯弊亂雖數百千年赫赫不忘凜然尚有生氣此大君子之事業丈人之所以夙懷也古人常患天不與之全苟得其全運可至此蓋或得其位而無其才有其

才而無其時者多矣丈人才位如此而又當有爲之時是天付之全而使施設才業之秋也設丈人有爲才逢此時而不得此位則某必當歎息泣涕而相弔今丈人其位其才其時而某反數數有求解之勸是不愚則狂矣然以丈人自入樞府于今二年餘矣雖天下共知丈人于朝廷謨謀論議日有所補然未厭天下之所以望丈人之意蓋賢者未甚進不肖者未甚退二邊猖熾兵帥數敗科率誅斂天下騷然丈人雖抱雄才處高位反爲人牽制上下躓疑而不能盡伸徒卷縮憂鬱成疾病于胷中內損天和外隳物望生平辛苦爲善得令名至

此而削以此論之較其得失輕重是不若解之之當也
或以謂其嗷嗷煩辭勸解者以丈人當塗而已不得進
此庸人之說恐或有之若丈人得盡其才使天下和平
某雖老死剛畝終身不入仕宦如在三旌之位也所可
痛者丈人之心與古人通而其才可以治世成務而不
得盡發以救艱急此義夫烈士之所感激而慟哭也日
月可惜功名易隳處雖爲難退亦未易今雖能倖然引
去無補於時亦安足以爲嘉事昔夫子孟氏無位尚屑
屑走列國見其陪臣雖甚鄙惡者猶皆以言語感動庶
乎一行其所言以休乎生民况今太上好諫樂善文人

日對天光故未可與彼同年而語今若能挺然不顧竭
力盡忠使言行榮施則天下被其賜與夫默默全身而
去事萬里矣苟不得已則薦賢代已逡巡而退亦不失
古人去就之道此必丈人昔風之所在念然尚恐爲佞
諛之言上惑高明故不避縷述也某再拜

上范公參政書

五月日某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閣下某伏觀自唐至
于本朝賢者在下位天下想望傾屬期至公相聲名烜
赫未有如閣下者自閣下作諫官天下之人引領數日
望閣下入兩府使天下被其賜及閣下受譴天下之人

識與不識皆歎息怒罵以謂宰相蔽君怙權不容賢者在朝將日衰弊無復太平之期當是時無此言者衆指以爲愚惟是險姦凶穢之人嫉閣下聲名出人甚于讎寇然驅于羣議喑鳴相次羌賊不庭西方用武策畫顛倒兵師敗沒衆謂非閣下之才不能了此事天子采天下之議用閣下于延州果能使士卒奮厲逆寇聞之不敢窺境有求和之請時堂上有沮陷者議者欲食其肉某嘗靜思閣下功業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愛而美之非人之盡受惠也由閣下蘊至誠以康濟斯民爲己任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物遠近無不被也去

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閣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踴躍詠歌若已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萬事何足慮日傾耳拭目望閣下之所爲未及半年時某自山陽還臺已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甯建明大事時尚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某旣絕不之信必謂怨惡之人煽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都下言者稍衆不復避人矣某始疑之是何知于前而昏于此邪旣而又爲辨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苟以悍劑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已而某又當閣下之薦不復可與衆辨矣與之合倡實不忍爲但惻然媿羞喑不敢

言而念慮終夕不能去懷乃知古之烈士爲知己死者以此也某又竊觀閣下所爲于時亦孜孜數有建白未甚爲曠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哀不銳于當年乎豈施設之事未合羣望乎豈以有高世之名未見爲高世之事乎愚者不可曉但聞論議之衆皆云教訓醫工更改磨勘復職田定贖刑之類皆非當今至切之務譬如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餒者飲之以漿徒益人之忿耳某受閣下非常之知日思所報欲閣下之譽復如當年念之無他術焉必取衆議而用之則皆厭然而服不復有所詆訾矣今輒條數事布于左右非出于淺見寡識蓋

得之羣言焉若閣下擇其一二上聞而行之于國甚利人又甚樂故非刻薄僥一時之利也今議稍喧矣閣下若更畏縮循默顧望而不爲則不唯國計漸隳亦恐禍患及身矣如此則使姦穢之人得以藉口而快意天下之疑惑有名之人天子不肖采羣議而用人是不爲來者之地閣下其念之今所建之事不合指極不過于免位則天下之責不及若不建事而無所爲天子將采天下責而免閣下若天子未免閣下安能肆然久當天下之責乎必因事求免含胡而退則人無後望平生令名至此盡之矣夫建事而免絕異遠其苟建而得行位自

不免于朝廷之利大閣下之聲名復還不亦美乎所建之事不必某之所陳其術在衆論之長者閣下納而行之無憚其大且難也嗚呼歲月有去而無回功名難成而易隳此古人所以珍重寸陰而皇皇于立事也若蹉跌失時則齋汨前志則抱恨萬世爲來者所笑戮無復自明亦已痛哉亦可惜哉幸閣下留意焉

謄目一

方今儲貳未立國本不建此近臣所當念及也昔憲宗即位五年李絳已上言乞立皇太子今若以太上春秋鼎盛大臣未敢言則請于皇族中擇親賢而長十數人

使于內殿日侍講席或時令近臣辨論經義及四方難決之事使據經而對以觀其才至十分領藩鎮是亦前世常行恐今未肯便行且令于京師內當三館國子監審官三班太常諸寺禮院之類得與士人參用知天下憂勞之事使之成立有過則罷歸宮邸有勞則優與遷秩陶染數歲漸可任用夫爲國之要在乎長育人才至于異類遠民不忍廢棄勤勞教化使就器能豈于宗族本支之間乃異于是幽閉禁錮僅如繫囚雖有教授之官備員而已縱有資性無由發揮豈足稱皇上敦睦之意愛育之心乎又無以示有衆而教天下也此由近世

大臣畏縮避事不肯建言淵衷豈有疑間哉

謔目二

漢之亂由后族典北軍唐之亂由中人領神策禁旅之官不可不慎也近年不擇其才以寵近戚何以魁壯皇武備禦非常乎又都下經營之至僻遠者真宗亦常幸之親視其教閱而賞勞焉今上則車駕罕及也故今諸營教習固不用心事藝豈能精練蓋上不留意則典軍者亦不提轄將校得以苟且隳弛紀律加之等級名分往往不肖自異至于人員與長行交易飲博者多矣此則約束教令豈復聽從故出入無時終日嬉遊塵市間

以鬻伎巧繡畫爲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習以成風縱爲驕惰若不更加嚴察緩急何以禦寇皆由主軍政者素不擇人所致也今宜建言選威重有才謀能訓撫者爲之嚴而不煩使之畏伏禁絕未作專一武事仍乞皇上聽政之暇時出巡幸別立賞罰著之明文庶使數年之間軍容復振外方取法不敢因循

謔目三

方今之急莫急于貨財主計者十餘年來相習其弊不務經久疏通之術日偷月削相蒙不知閒則懈怠于事急則侵暴于民外郡轉運州牧承望風旨以尅爲能不

計時之豐凶地之出產民之有無一切迫之以刑朝令暮辦雖是至多之物其價重增數倍大家居蓄以困下戶使弱者流轉強者爲賊尋其根本盡任三司也三司者國之計府當慎選才者主之運動四國權衡萬貨平準其價移有足無然後天下之務舉矣今但取高科及久在翰林者居其任他本不曉財利又知朝廷之意用之以爲資給但應副人情不復留心金穀多者踰歲少者數月已入兩府此不惟國之貨利用度日蹙亦使生民愁苦四海離怨可不思也今欲革其弊必知其本先令兩府與三司會計天下一歲之費幾何一歲之入幾

何折其飢荒定其藝極所少之數當于何處節用緩急所須于何處取給又取祖宗之時出入之數校于今日何事不同往時四方用兵于何仰辦茶鹽二物爲利最大舊用何法歲有登盈緣何改更遂至虧少不須遠引前古利害盡見然後建白于上監而更張剗去煩細之條別定明白之制仍須自下拔取有才通曉錢穀者分立三部各建使名令自辟屬官更相求勝明下詔旨必使久任每歲終則考其耗登而升黜之若不如如此改更坐見殘弊而潰亂也

今二邊未寧軍須至急朝廷經費又廣過於前時今若大有所爲必先自王者減損示天下以儉嗇則民間縱有誅斂亦皆甘心知國家不肖枉費不得已取之備邊亦爲民也昨聞亦曾減省皇上服御之物所得不多不足動人今若請于嬪御之中去其冗食約祖宗之數留一兩倍其餘盡令放出縱之自便其大利者有四焉可以動天下之心知王者約己以便人去欲而惜費其德化大者無出于此一也又幽閒怨曠之人皆得匹耦攄散積陰之憤以召至和之氣二也又令宮掖之中室屋稍寬無填委之煩以生溫戾三也又庖爨者約可嚴火

禁四也况復歲可省五七十萬緡以助軍須不亦大乎

謄目五

聚斂之事古皆爲之但不傷人情可謂之術漢之故事令天下出戍邊之緡雖丞相子亦皆不免所謂三品之更是也今財用頗匱故可舉行先自仕祿之家次及京師有屋之人人歲輸錢有差以助邊用必先有位則人自無怨不可多取則人自樂輸必令經歲則人復易辦又不可全依漢制人人盡取恐下戶貧民難以應給况鄉邨之間徭役已多只於京師仕宦及有屋業者取之歲入不啻百萬若用度尚少徐行外郡坊郭之中且事

亦師古復不撓下民于掎斂之名最爲得術或謂之緩急恐非至論若倉卒之際得錢何用不如先取爲備可以建事立功消未形之患

詔目六

唐世宰相私第不接賓客及裴公受詔討淮西遂上言改去前制以延天下之士當時美之史氏書焉相國兩府自來私第見客自閣下入拜乃有新制皆去閣下厭苦候謁者衆遂令諫官上言不顧舊章自取安逸使人情鬱塞深爲不快緩急有事無所赴告此爲沽衆怨之本也故前志以人言喻川必當疏導壅之則有決溢之

患况自古有賢智之才而處重位者必孜孜詢采不遺下議然後能成就功業周公即其人也今人無周公之才而又自塗其耳目不欲聞四方多士之論亦已惑矣幸急建言罷去前詔不惟可以自明必當日有所得擇議之長者舉而行之故可坐照天下裁制衆務亦使賢不肖判然于前矣

詔目七

今朝廷之患患在執政大臣不肯主事或循嘿或畏避大抵皆爲自安之計也定策決議奮不顧身者未見其人設有敗事使天子無所歸責當承平之時固未見闕

積至今日其弊乃彰近歲大務無如西北二邊前後論
議改更紛然不定已數年矣迄今見成算絕無功效者
以此也設有寇作定是敗衄廟堂之上每邊奏一至則
聚首相顧莫肯先開言而定議者意有數端或習于舊
弊以寡言忽事爲持重得體或不盡知緣邊利害于偏
見未敢必發或慮先言爲衆指執敗事受責或恐言而
未見信用反有沮之者拘此數節則往往累日不決致
失機會不然人人各述一端聾牙異同不可團合或以
間隙疑忌不爲平心處決之固亦爲害大矣如此不改
雖更百年終無成功之用也譬如舉一大器使數人共
之有力盡心者必爲懈怠絲力者所累敗必矣况西鄙
之事閣下所盡知北邊之事富彥國所通曉今宜白于
上前乞二邊之事與彥國分領之每補紕邊吏裁制事
宜各立一局得以專決仍辟署一二有才識曉邊事者
使往來經畫于河北陝西庶知幾變隨時制宜蓋大臣
不可數出而親臨苟置措乖方有所當責如此則不敢
推避各竭其才一二年間必有成績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一

乞納諫書

五月二十八日具官臣某謹上書皇帝闕下臣聞治平之君使危亡禍亂之言不離于耳則天下庶可久安也高位之臣使顛覆竄殛之禍不絕于心則百職可以無曠也苟治平而忽危亡未有不危亡者也高位而忘顛覆未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乎讜議賢明之輔不壅乎下情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遍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萬幾至煩事有習弊不可以獨覽故必求

衆多之議以更張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人邪謨莫得而進也臣昨覩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者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本于宸衷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以求鯁直故百寮皆得轉對又置詣匭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如此是與前事相違豈非大臣蔽塞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廷大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又多出其門下但務希旨即取好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深宮之內何由得聞天下之務乎臣前見陛下以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

撓致位諫臺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此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任之意虧臣子忠蓋之節而皆競罹中傷竄謫不暇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是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疎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

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
爲驚怛伏望陛下霽發德音迨寢前詔懃于采納下及
芻蕘求覩四海之安危垂念朝廷之闕失見所未見日
新又新故可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牘未削欺罔成
風則不唯堂下遠于千里竊恐指鹿爲馬之事復見于
今朝也臣區區以此言達于冕旒者非不知出口禍從
爲衆憫笑蓋欲陛下悟則天下蒙福以臣之軀負蒼
生之命亦已大矣伏望陛下留意焉

詣匭疏

景佑五年

正月十八日具官臣某謹頓首再拜昧死上疏皇帝陛下

下臣昨初到京師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
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臣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
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方今四
聖接統內外平寧戎狄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
亂之際頗異是何災變之作返過之邪且妖祥之興神
實尸之各以類見未嘗妄也臣以爲必無是事是亦傳
言之濫耳歷問一二朝士皆曰有之因退思念天人之
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凡朝廷政教昏迷下受其弊積
陰鬱不和之氣上動於天天於是爲下變異以警戒之
使君人者回心省修翻然向道則民安而災息是故古

之王者逢天地之變則必避正寢徹樂省饌詢訪正議
考求失德而更去之蓋以上帝聰明所作必驗苟弗知
懼則非常之孽隨之今此異旣告豈徒然哉則王者豈
常安於逸豫信任近狎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執事
者豈有非賢才或專威福而侵君者乎其所施設之政
豈有不便於民者乎深宮之中豈有陰教不謹或以媚
道濫進者乎西北之夷豈有竊萌背盟犯順之心者乎
念自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雖疑而口不敢道宮禁夷
狄之事固未可知朝廷已然之失則聽輿論而有聞焉
又訶朝廷知此大異殊不脩補闕政以厭天戒而安民

心默然不怪如平常無事時諫官御史亦不聞進牘白
見鋪陳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
有憂悸之色豈時與古不同今朝不宜倣古以爲事耶
又念有天下者未有不監古而治棄古而亂也豈上位
者務在鎮靜不須與民同憂也則又民爲邦本未有本
搖而枝葉不動者豈民愚暗不當憂而憂耶則地之震
天之所爲也民雖愚天豈愚哉反覆思之不覺驚惶流
汗自以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便欲
盡吐肝膽以封拜奏又昨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果
罹中傷言不用而身竄謫甚可悲也是時降詔天下不

許越職言事臣今苟務激切不避權右必恐橫遭傷害無補於時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夏之初雷電暴作臣以謂國家之失衆臣無有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也陛下極聖至明其肯忽之果能霈發明詔許臣寮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抃又謂雖有災異陛下能講求嘉言革去時弊故可變化而召善和也旬餘日來聞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絕不聞朝廷從而行之是亦示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上天惟實可以安下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

也豈大臣蒙塞天聰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者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此則未可知今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概舉今條大者二詣匭以聞伏望陛下少賜觀覽苟有所采乞斷自睿意即時行焉言或狂瞽乞付臣斧鑕以非所宜言罪之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於己修己者先正於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也今則民間喧傳陛下數年以來多引俳優賤人於深宮之中燕樂無節賜予過度燕樂無節則志荒蕩賜予過度則心侈泰志荒蕩則政事不親心侈泰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逐日視朝旰昃

方罷猶坐於後苑門上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
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
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
之故也今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
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明矣政
事不親而用度不足斯大可憂也伏望陛下脩己以御
人洗心而鑒物勤於聽斷舍其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
織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效祖
宗之勤勞惜社稷之廣大則天下之幸甚也二曰擇賢
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

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今陛下用人似不能
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
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王隨虛庸
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
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必鑒之又石中立頃
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
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謨物望甚輕人情所
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
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匈奴輕笑中國伏望
即時罷免別建賢才臣又竊見方今以張觀爲御史中

丞高若納為司建此二人者皆登高第本望以詞華進用素履溫和輒懦無剛鯁敢言之才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而災異何自而生伏望陛下少畱意焉非有難也臣不勝區區之至

火疏

時年二十一登
開獻此疏

臣聞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

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誅則上下之情不鬱政令之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容之之難不如行之之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則必行之如此則欲治之主三代之迹也願陛下畱意焉臣伏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受菑者幾於十九民情熬騷如昏墊焉臣以謂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缺賞罰弗公之所致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陛下反謂刑獄濫寃之至故肆赦天下以救之殊不知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為濫寃則又加甚古者決獄斷滯訟以平水旱不用赦也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

志曰積冤生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燄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誠非慢於禦備乃上天之深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懷收芻蕘之言庶幾變災以答天意浹辰之間不聞有此告諭竊知陛下將計工役再謀興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徃徃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行無所貯藏乃作斯宮及其畢功而海內為之虛竭陛下即位未及

十年數歲連遭水澇雖征賦咸入而百姓頗甚困乏若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紀極財貨耗於內征役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濟矣況天災之已為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豈天譴告而陛下弗悟邪豈知而故為之邪豈再造祈天之祐邪臣不得反覆而量也今為陛下計者莫若采吉士去佞人姑務脩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寬其征稅則可以謝天地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陛下脩道之日豈宜忽哉昔漢元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

詔曰廼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
咎在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
夫茂陵不及上都也白鶴館不大此宮也彼尚降詔四
方以求已過是知古帝王急治如此夫火不炎上之罰
正爲是焉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賢佞分別官人有序
帥繇舊章敬重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
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
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故魯
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
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

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災豈得亦有是乎願陛下恭默
而內省之省而既知之願陛下悔過而追革之罷再造
之勞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光基構亦天下之幸甚
也臣愚妄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陛下苟容而行之
三代兩漢之風指顧而可致也

論西事狀

臣竊見自西寇逆節天下言兵者不可勝計大抵不過
訓練兵卒積聚芻粟而已其言泛雜無所操摠又陳爛
使人耳厭其聞而笑忽之況清表近輔自有上算故不
當復有所獻也然臣卑居長安備見西邊事體其要在

乎得人得人則練兵積粟之多不煩帷幄之議而自集也惟攻守之策必須中授何者此事至大不可輕舉近聞朝廷將議深討覆其巢穴此蓋憤其凶悖勇而不知思也孰不知羌氏之俗居不常處獸聚鳥散本無聚積若垂軍絕漠則跨歷險塗被甲裹糧操執兵械外疲而內懼一日之行有三日之勞曾未見敵先已自病隘而遇伏則將不支矣昔趙充國之論兵詳矣故中國利守夷狄利戰從古然也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荒服者王不王則脩德詩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薄伐亦謂逐出之已而來則逐之去而勿追禦戎之善策也國朝五

路興師亦遇敗衄前日劉平不能持重俟隙務於速戰身罹禽獲傷剝國威是知討之不如守之之利也明矣近者朝廷拜置夏竦韓琦范仲淹等此皆平定外夷人所屬望者賊昊姦譎故必疑畏疑畏則將以事驗之以臣竊料今秋必放兵犯塞以觀我師之方略當是之時尤須慎重若能堅壁清野勿與之敵設伏用奇於險塞之地待其師老糧盡而反覆擊之不勞深討而可成功也方今之勢不患其來戰患守之道未至耳議其功者恐銳而寡謀敗陛下軍事也愚者之說萬或一效以嘗預西事不敢塞默伏惟聖慮裁察之不勝懇懇之至

乞發兵用銀牌狀

臣謹按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漢世發兵皆以虎符所以嚴國命而絕姦端厥後給銀牌以爲信五代喪亂凡奉使調發但樞密院給牒國朝太平興國中以李飛雄之爲詐有詔復用銀牌焉自後又復廢罷臣竊見方今外郡兵馬只是三班使臣齎宣起發而無銀符之制況印之篆刻尋常官吏亦不能盡通姦詐或能爲之當用武之際必須大爲之防臣欲乞今後起發兵馬及乘遞馬者中給銀牌以復本朝舊制其規矩乞詔有司詳定之伏取進止

論宣借宅事

康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内侍省牒奉聖旨下務支借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牒傳宣旨指射舍屋三十間已來與醫官副使柳堯卿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勲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宅無託朝廷方推此惠時謂當然今茲醫卜庸流濫有求請煩瀆天聽侵亂邦經况賞罰二端國之名器所以驅駕豪傑示信四方若死行陳之家與伎術之輩均用此賞臣竊恐輕重失宜矣方今西鄙未寧暴師塞外流傳四出何以勸人伏

望特降德音即時寢罷況柳堯卿自有居第極爲華侈若以其醫藥有效自可以金帛賜之上以重恩賞之科使戰伐者盡其死力下以絕僥覲之望俾貪冒者萌其恥心臣事在職司合有獻納蓋期賞之不僭非敢文而自營上瀆宸嚴無任懇到之至

乞用劉石子弟

臣近到闕聞黃德和以退軍及妄奏劉平石元孫叛逆朝廷已從軍法處分然劉平石元孫以血戰陷沒死於賊手初朝廷未能辨明即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德和既已伏辜二族未霑恩澤遷延累日人頗疑惑古者舍

爵策勲貴其速也此雖敗衄是亦勤勞於是伏望陛下斷自睿意詔有司於西郊備禮致祭陛下出次素服西向舉哀故禮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軍不載橐鞬蓋古者義也即日降冊追贈賻其家族爵其子弟使死者有知豈無冥助生者懷感必當盡忠烈士義夫聞之震激人人思爲陛下用也劉平子弟臣雖不識聞其頗知邊事用敵西寇必有成功況國恥家讎異於他將則吳用子胥唐拜田布即其義也

投匭疏

時年二十一

臣昨伏覩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廣延天下博習之士以

大治本降詔之日識者喧然咸謂陛下張祖宗之基致
億兆之福慮意有所不逮政有所未敷雖碩輔盈庭諫
臣滿署朝訪前王之陳迹夕講先朝之故事尚欲親問
芻蕘廣采髦哲此非唯蘊才抱器者幸甚實亦天下之
幸甚也臣竊見分四制限十一科使官京師者得應賢
良體用之日潛白屋者出赴沈淪高蹈之制州縣判等
限以字數武舉策試兼之騎射臣敢謂陛下之詔體則
正矣而綱條未至輒有營穴願鋪白而言之夫賢良之
科肇於漢世故公孫丞相之徒多以褐衣射策而解中
入仕其以居位者日邇帝光出入禁掖志或未發則可

囊奏而建言政有未安則可排闥而請見況其身檢命
敕已得爲朝中官則口鉗舌卷鮮肯言天下事惟是韋
帶繩樞之士義疎禮隔趨走塵土間未嘗咫尺人主之
顏面加以天闔九重交戟數里雖曾文陸離筆語滂沛
而豈得一達旒纊之下哉脫欲聲鼓叩輦則有司必以
狂妄之罪罪之且身無一命志氣自得邦家闕政實亦
敢言漢世兼采庶士者深有意於此也下至李唐穿鑿
前軌以謂民間不知帝王之動靜俗儒不講朝廷之經
法崇以官士者得應言科及我炎統勃興不血刃而得
天下太祖太宗拓樹基扃誕布鴻文而大變汚俗真宗

嗣二后教信兩漢法笑却唐弊追還古風故詔賢良而
草莽之士無棄也今陛下之詔有異於上是未至者一
也次則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臣亦謂未至者何嘗聞帝
者慎器與名不務虛假且遁逸之士不示見聞今陛下
垂詔而雜舉之是欲使之自見聞也若出而赴陛下之
詔是其人非沈淪者若出而求陛下之試是其人非高
蹈者則皆露己揚才干時謁進者也非唯失彼之行恐
使人謂陛下設虛名無精求之意州縣判等亦未折衷
夫錄人罪失務在淺要不過數字以見意數句以成文
今限字二百束之對偶則皆漫誕而無功餘博而寡要

不可施用是爲空言至如武舉策試兼之騎射竊觀詔
旨旣令先進軍機後即陛試是陛下取將帥材者也反
使張一弓發數矢是陛下校一夫之藝取一人之敵也
夫欲練將材而取一夫之技又何異考編鐘堵磬而求
鄭衛之音伏願賢良之科使復兩漢真宗之制不以官
士爲之限則國家之得失可聞也沈淪高蹈者則令諸
郡守宰根索其名而籍奏之然後給傳續食達輦會試
以文則蓄響埋照之流不遠而至矣書判者削其字限
各罄其才而爲之文識高劣盡可見矣武舉者去騎射
之末而訪以機略之大則將帥之具鱗集矣若然則陛

下之詔不虛下天下之人無異議四條明而十一科正矣臣碌碌者豈當輒述國家大事上干天子聽覽蓋以陛下開言路塞諱門采瞽說納愚慮是以析肝瀝悃而具述之若陛下責其犯上罪其錯議臣雖膏鉞轉壑不爲之怨伏願俯而察之干冒宸嚴無任隕越

五事

景佑四年五月
七日閣門下

臣聞重閉尚設於勇夫擊柝以待乎暴民是皆前籍立戒以監後人故國門九闔楹桓百重刑人以守閣下士以拂闌所以深嚴帝禁以備非常古者非有符節不得輒入君門降及後來乃設籍禁品庶官之高下限諸門

之出入故東籍而西入者律令有文焉臣竊見國朝皇城宮門皆無名籍徃來無間甚非防微之意也臣欲乞今後內城諸門應分番宿直諸色人等各立名籍仍差中官專切提轄

一臣聞事不師古傳說所譏必也正名仲尼之訓臣竊以國寺之監乃卿佐之局南省諸曹皆尚書之任近朝多差京朝官或負外專判於理不順且遠方一州一郡唯使相及僕射以上方得言判豈京朝小官得判省寺重地臣欲乞今後非有本官者但稱權及句當不令專判庶合前規

一臣謹按前志曰白事之吏民之仇讎又云急吏緩民則吏不可縱政之大功也臣竊見州縣之吏多是狡惡之人窺伺官寮探刺旨意清白者必多方以誤之貪婪者則啗利以制之然後析律舞文鬻獄市令上下其手輕重厥刑變詐奇衰無所不作苟或敗露立便逃亡稍候事平復出行案設有強明牧宰督察太嚴則締連諸曹同日亡命或獄訟未具遂停鞫劾賦稅起納無人催驅近年以來習成此弊官長務從姑息恐失大計見其邪濫不敢以法繩之惟此輩凶人唯利是嗜每糾以嚴憲尚不悛心何況縱之使亂正法實政理之巨蠹黎民

之大害焉人雖切齒無可柰何蓋緣國家別無敕條以加檢束臣欲乞今後州縣曹司有闕並於第二人戶上選差仍令每五人互相爲保或逃亡者立差官籍其家量取以充賞募人收捉或遇赦首身亦乞流配別郡如此則不敢公然作過以紊政經

一臣聞矜孤養老邦家之大政卹貧寬疾冊書之格言竊見前代皆置悲田養病坊堂在長安中命使專領亦選名德僧徒兼掌其事縣官出錢收利籍而用之開元中丞相宋璟上言乞罷中旨不從會昌沙汰僧尼李德裕以悲田院出於釋氏遂易名而增脩國家富有四海

生齒實繇山澤之間舉無遺利賦稅之外復有遠倉或
水旱爲災則流亡相屬遇慈惠之吏必率斂而飼養逢
苟且之政必枕籍而死亡隋本非慵多致歉乏又京兆
之內丐乞者多飢寒所侵徃徃殘廢或自折支體困入
泥塗號呼里閭呻吟道路聚爲禳厲甚傷風化陛下仁
被草木惠及昆蟲惟此天傷未霑王澤臣欲乞依有唐
故事勅置悲田養病坊州郡並以曹官領之仍於高年
擇信行可稱者三兩人與僧官同切管旬三京給田十
頃望鎮州七頃諸州軍等第給田以充粥食有羨餘官
錢置本收利以備醫藥十歲以下八十以上仰州縣察

訪無家可歸者亦令看養如此則大益仁化無虧國風
頌聲喧傳上資聖算和風浹洽可召豐年

一臣聞巨壑雖深獸知所避烈火至猛人無蹈死故厯
塊而蹶者皆是玩水而溺者有之古垂此言以喻刑辟
者昔聖人惡殘賊之害良民也故明設嚴刑大張憲網
必使易避而難犯防微而杜原約之不至煩苛威之以
令畏懼奸兇之輩翻然革心固而行之自然刑省苟務
矜貸則冒禁者繇竊見官吏多犯賊污乃由朝廷法制
稍寬貪鄙因緣爲弊凡中人之性本非大兇皆以禁約
不嚴是爲貸利所没手提刑憲人不敢言心恣誅求下

受其困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制也殺傷之害
不過數人今貪官在官民皆受苦雖有轉運提刑位皆
尊崇罕與民接詢訪官吏鮮得實情苟無訟端莫肯發
摘知者或欲陳告又非干已臣欲乞今後官典犯入已
贓許諸色人陳論得實者以其贓充賞如此則必畏多
言之人亦防十目之視苟卿所謂威厲而不試刑嚴而
不用此其得之矣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一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啓事上奉寧軍陳侍郎

某啓伏自台馭東上頗失依庇傾想恩德一食三起竊
念古之烈士身積道義而徃徃伏窮閭之下棲巖穴之
中雖裘葛不完糲糠幾廢亦未嘗造謁有位祈望恩獎
顧血氣心膂豈異於人哉且非樂枯槁餓賤而惡榮利
也蓋以被一顧之厚一言之飾雖沒齒不可忘苟不懷
報則夷狄之民也是則知之淺益自負而道勝待之厚
必自傾而心勞非局於險隘禍難薄身不可轉脫又安
肯俛容搏意求出入門下邪舜欽性不及中庸之道居

常慕烈士之行幼趨先訓苦心爲文十年餘矣高位齒
牙之論故不及然未始趨踰其門闌以翹知己顧材質
雖無似竊以是自貴重焉不幸皇天降凶罹此大酷血
屬百口慙然無歸瀕於溝壑者數矣始荷高平侍郎定
其僑居之計未幾而有河陽之行暨閣下開府首傳誨
言嗣頒餼醴俄驅旌旆致奠几筵慰諭丁寧存暖孤苦
力敦久要坐變偷風自爾家事細微必爲調給使舉族
免於流轉得專孝思其爲惠淺深以此可見每撫臆論
報然後知身命之輕於鴻毛也比者閣下入鎮近輔曾
未踰旬而輒辱書教辭旨稠重迴出常節益見大君子

始終經緯之至也感中膈塞動成長嗥瀝血布言疎略
不則秋夏之會氣候未調伏冀精保寢興輔以藥物哀
情不任傾祝之極

上杜侍郎啓

某啓兩獲侍坐輒沐垂譽鄙言承言媿羞默不敢謝前
又數有人言閣下稱道所聯含元賦竊惟大君子獎擢
後進故不惜溢言以譽之然閣下爲世標矩人所仰屬
坐鎮藩屏列邑承風舉動言論播爲儀法若舜欽輩才
術甚疎無足稱道或當前時宜訓戒開扶使就成人之
業至於諧言短韻無補於世不當置於齒牙間使人傳

信蓋俗浮易扇染而難回非惟損明府之雅鑒實亦隳風化之一節也況提封之下千里而遠其間抱才行包道業者甚衆日希明府一言一顧以爲光價有未獲者蓋翹翹焉幸莫移意於彼以重所褒則蚩陋者甘心自屏安有所覬望哉所索崔處士墓銘承命不敢隱謹繕寫通上惶恐惶恐

上執政啓

近者被中宸之書叨上佐之命起於放廢仍獲便安是爲異恩曷勝感惕伏念某幼而向學長則多憂場屋十年閑關四舉才叨科級連被凶艱血屬淪亾生理凋盡

僅存殘息勉就小官還臺之初辱上公之薦給筆以試預道山之游素爲憂患之所叢遂以畏慎而成性言皆三復動必再思且畱邸之祀神緣常歲而爲會餞餘共享京局皆然竊謂前規有所未便起無名之率會不肖之徒且釀飲吏人豈如斥賣棄物嘯聚非類豈如宴集同僚更出私錢以助公費餘循舊貫先即上聞豈意謗誼臺中章徹宸極因猜嫌而生隙謂猥褻以當懲造謾以動上聰持必以變朝論粹首就吏雖具獄而無他刺骨定刑終削籍而見棄素承清白之訓枉被盜賊之名近戚當塗陳冤無路徊徨去國舉動畏人僮爾羈旅之

因漂然江海之上出則鬼神覩而見笑居則鵬閒暇以
相窺不及蟲鼠之生僅與草木爲伍三逢恩霑四換歲
紀弗敢自述已兮陸沈不圖特降命書復登仕版此蓋
相公運幹元化翕張洪爐贊天地生育之私布朝廷寬
大之恩慮一物之失適萬物之宜顧惟擯斥之微亦預
甄陶之末謂誅意無害且論法太輕取宣尼觀過之言
酌春秋原情之義度此覺累漸而收效古人觀道上之
遺簪爲之泣涕匠者得溝中之斷木飾以青黃是爲不
忍遺遺有所倡勸誓固困窮之節上酬提品之私

薦王景仁啓

某啓某資雖顯庸心輒喜善豈緣世契上布公言某昨
任長垣縣有尉王景仁者性質惇淳所向通徹徇公之
外好學不倦才行卓越可以制事厲俗其文詞有梁唐
蕭統孤及之風雅尚退默不高人以聲故沈頓賤仕未
爲位上者所引拔閣下服天子之命專按舉之職寰內
之吏賢不肖得以進退之敢以斯人置於門下幸賜薦
籍以爲光寵足使列邑聞之竦然知勸亦閣下之所樂
行也風威所臨洞鑒不隔安敢自任愚瞽上欺高明真
慙之誠幸冀采察不任激切之至

京兆求罷表

臣某言臣聞佐機命者以訐謨爲先制兵鈐者以多算爲勝蓋安危之所係當議論之必精苟異於斯故難全度中謝昨者醜虜不庭齋壇命帥不能專閫外之事而乃求幄中之謨遣吏入朝列章來上臣本以孤直誤叨獎知久畱滯於外藩忽引拔於近列凡有所見未嘗不言雖數被於沮傷且敢思於欺默報陛下非常之遇罄下臣無隱之懷比者將以重兵深入賊境衆謂當爾臣爲不然旣練閱未精又餉饋不足士不習山川之險阻將不知巢穴之深淺臣兩在關中備見形勢旣虞調發先搖民心復慮覆軍愈增敵氣向去邊鄙卒難支持是

以悉心爲圖瀝懇上白雖淵衷廣納未欲加罪於瞽言而卑論弗臧安可尚居於厚位伏望皇帝陛下察其樸拙曲爲哀矜俾出守於小邦或投置於散地進退有禮在國體以誠宜言行無欺於臣心而自足叫闈斯切得請是期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震懼之至

杜公讓官表

伏奉制書特授臣依前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承命震懼精魄播越俯伏廷陛進退靡遑中謝臣聞朝廷之尊本乎擇吏使才者進拜拙者伏藏至於小官必當其任況乎丞相之位

上鄰於國君命出納之所先生民休戚之所繫一夫厥授衆罹其殃比於他官尤當精擇若臣者天資淺拙學無根柢叨竊廩食已將三紀心素知分得皆踰涯夙夜憂勞心膂耗竭早居侍從之列繼承屏翰之任尋被峻命入冠中臺出擁西雍之麾旋更大鹵之節雖極勤瘁無補涓毫暨乎誤進樞庭久尸重柄故嘗屢拜懇牘乞收殘骸敢煩淵衷恐失國體日企神聖之度下垂開可之恩豈意便升鼎司復領舊職內慙枯朽之質重增貪冒之名伏望皇帝陛下念授受之至艱奮剛明之獨斷收此成命別付偉人用適股肱之宜以增名器之重古

者搜於林藪下及屠釣不間微陋務求賢能要乎成功不必次補況今近列不至乏才移於他人乃合公議剴心瀝懇退俟俞旨

杜公謝官表

兩貢露奏乞回命書沓降玉音不諒血懇勉爾璽紱安敢爲榮切以宰相之任臣實知之蓋以師表外廷丹青萬務天下之所想望王者之所仰成上則調陰陽之慘舒外則鎮蠻夷之桀猾置大器於顛危之外納生民於仁壽之中必惟其人乃可致此是故峻其名數寵之等威黃閣黑旆葱珩赤紱或延登受策或御坐爲起是國

之所委者大則禮之所屬也隆遇任既殊責望宜厚臣
立性褊直有不可移之資臨事迂疎必無能成之策塵
污近輔貽誚多方績效不揚譏議上徹居常悚栗日俟
竄投而陛下收臣於賤朽之中拔臣於毀謗之內以謂
石慶老而彌謹趙禹孤而能立掩闕失而不問惟忠鯁
之是稱屢於中闈親被盛指退自省閱但增震驚日月
之光下燭於蔀室雲雷之澤遽發於枯荻雖至糜軀何
報厚渥敢不盡疲駑之力宣寬大之恩絕纖介之私回
講長久之利疚不敢惜死唯知自公苟晚節之或渝必
神明之所殛上陳天覽安敢空言

杜公求退第一表

昨於上春屢貢丹懇乞解重柄以收殘骸滯澤過優俞
旨不下臨遣中侍甫降德音聞命震驚不敢煩瀆伏念
臣才雖至下性本不欺交遊朋友之間必以誠信自守
況於事主安敢妄言實以年近從心體素多病自忝魁
任於今累年當萬務之煩爲天下之筦雖健才利刃猶
或不支而皓髮羸軀安能集事當一人側席於上多士
建議於下臣若肆然自處默無所爲清議不容素履將
喪故嘗上犯天聽備寫血誠願踰誕聖之期以得退休
之請金口曲加於獎慰玉色已形於開從伏望皇帝陛

下霈成湯之至仁廓漢高之大度或假以近郡或畱之本班庶使自安以全殘息

第二表

近以露奏仰於上聰明旨下頒過推勿貳之任丹衷內切敢避再三之瀆徊徨失措啓處不寧臣本以孤生濫塵上第踐履藩屏叨竊事權循分已逾被遇太厚不意便升近職復進樞司使預幄中之謨得聞天下之事憂太劇而疾作福旣過而災生氣衰而步趨已艱齒隋而語言不正陟降左右則常虞蹶踣議論政事則莫能開陳貽笑外夷覩顏多士而陛下容此衰廢掩其過失豈

不念國之大計何必私臣之一身況今西有貪毒之羌北有桀傲之虜包藏凶計窺伺中朝當得厭難折衝之才制勝非常之士寘之近列可消姦謀臣也少不如人老豈足任故非見險而止安敢容身而去但恐力不足而敗事死有責而堪羞伏望皇帝陛下垂閔螻蟻之誠下霈雲霓之澤免此劇任賜之殘骸以茲祿廩之優可待英豪之器休息老物是惟天地之常登拔俊賢實曰邦家之盛

第三表

近者沓貢囊奏願解劇權伏奉某日批答未蒙俞旨者

葵藿之心希照於白日螻蟻之意未動於上天惴然危
惛若集喬木臣粗知進退槩見古今卮及滿而乃傾月
既盈而當缺事有必至理無足疑故前志垂文以爲懿
戒後人仰止期無敗身臣久污樞司絕無遠略萬鍾之
祿私情之所愛三旌之位物理以難當必量力以自思
敢妨賢而取禍下喧物議上累主知既交謫之四來雖
全度而安可恭惟皇帝陛下以至仁覆物以普愛牧民
豈今左右之臣不令終始之分敢緣大義不避螻陳據
疾弗遑裂肝以上俯回天照俯悉愚衷

第四表

伏蒙宸慈以臣累表乞罷重任復降批答不允者懇忠
莫奪量分甚明顧當行命之由再露由衷之請臣聞罔
上者臣之大咎飾詐者士之醜議吏議爲深舊章所禁
臣器能甚薄名爵則崇旣陳必退之言義無復寢之理
十目可畏羣聽至明無疾而抗言是名罔上懷祿而僞
讓則爲飾詐不惟受譏於世貽誚多方故當誅夷以戒
姦慝臣實以量狹而位已過器重而力不任謨猷若斯
陛下所盡悉形骸如此衆人所共觀旣非僥幸於此身
切恐隳弛於衆務況陛下富有四海樂育羣才豈無他
人可當此任伏望照臣至懇容臣必去則纖毫之恩不

敢授內外之任無所擇仰千宸聽俯俟俞旨

第五表

四拜封章乞罷密職薦頒明詔未賜俞旨誠切意專不
避澆瀆臣聞天生庶民愛惜至甚必立君長使之教育
故土地之所產雨露之所生君得用之亦不可濫則必
分列名位以求賢能君出爵祿以養其臣臣竭才智以
牧其衆故庶務交舉羣生安業天則報之以氣應錫之
以瑞物苟異於此災害乃生故前志曰王者代天爵人
不敢虛授雖是小官尚思精擇至於重任豈宜非才蓋
天下治亂之所因國家安危之所係古今明效衆所共

知早任外官粗免曠敗不思揆度實思進用以謂前世
之陳迹可監本朝之故事可尋陛下以仁聖之資任遇
兼至顧太平易致風俗必移暨臣召入樞司復遷上列
數年之內百事無能關西之將帥覆亾京右之盜賊猖
熾陷沒士卒殺傷平民經歲之間不可勝計而又地屢
震於定襄之野星相凌於天垣之內螟蝗交作水旱不
調故北虜移割地之書西羌遣求幣之使朝廷卑屈辭
意厚納金繒幣藏空虛誅斂煩費延寇讐於帷幄之內
陷民吏於湯火之中尚如餒餉飢鷹養乳虎更開後
患未可偷安皆由臣謀議弗臧職業不舉惕然內訟深

媿初心若撻市朝如坐塗炭手足顛倒而罔知所措心
膂枯竭而莫能爲謨敢玩歲時日俟譴謫雖陛下容之
如地愛之欲生上天之鑒皎爾不可欺三聖之靈赫然
在其上豈使臣虛食生民之肝腦竊弄公朝之威柄必
有大禍將及私門設令臣族委溝礮命掛鋒鏑有利於
國敢愛此身但恐因循益成頽弊伏望皇帝陛下察此
迫切俯賜開可以茲重柄別授奇才必有魁卓之賢可
贊隆平之化恢復藝祖神宗之業追還咸平景德之風
君尊於朝民樂於下若未容臣去終無比功徒爾素餐
但塞賢路陛下若責臣無效堅以疾辭願正刑書放還

田里實爲優幸敢覬覦天高聽卑冀委成命臣不勝激
切屏營之至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第 35159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1

図書館

2



